



醫護無國界

Jack SINGH, KARAMJIT

瑪麗醫院成人深切治療部護士

(文章於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刊於信報)

我是印度人，在瑪麗醫院做了 15 年護理工作，縱然膚色與其他同事不同，但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。與其他醫護人員一樣，我會盡心盡力照顧病患者。我明白我的膚色會令病人及家屬對我特別關注，因此更要求自己在工作上要特別小心，為病人做每一個護理程序時都要小心思量，不容許錯漏發生。我認為自己與其他護士不同之處，亦令我感到自豪的地方，就是能作為少數族裔病人與醫護人員溝通的橋樑，讓受到病魔折磨的病人及擔憂的家屬，清楚明白醫護人員講解疾病的情況及所需進行的醫療程序，消除他們因疑惑所造成的憂慮，讓說不同語言的病人都得到最貼心的照顧，安心地接受治療，早日康復。

少數族裔的病人到醫院求診，因為言語不通而感到害怕及不知如何是好。還記得有一次，有一名約 20 歲的印度籍女士因為肺結核入院，情況頗為嚴重。為減低她傳染給其他病人的機會，醫院安排她接受隔離治療。她入院當天正好碰上我休假，但翌日我當值的時候，同事就向我提及這病人，並指她的家人很擔心，一直在病房外等候，亦不時拉著病房的護士，語帶激動地說了一番旁人沒法明白的話，好像是有甚麼不滿似的，同事於是著我去了解一下家屬的需要。

這當然沒有問題，我走到病房門外，已經見到一大群人坐著等候。他們見到穿著護士制服的我，都感到十分驚訝，因為在香港醫院內有印度籍護士實屬罕見。驚訝之餘，他們亦立即衝上前，向我表示想為病人轉院。我於是向醫生了解病人的情況及傳達家屬的要求。主診醫生說病人在昏迷中且情況嚴重，需要呼吸機幫助呼吸。但家人曾向醫生表示對於只可隔著玻璃看望病人感到十分不滿，不明白為何只有他們不可探望病人，所以就算經濟條件不太許可，亦希望轉到私家醫院，方便他們探望及照顧病人。

真相終於大白！原來家人只是不明白病人需要隔離的原因。我便向他們解釋並詳細講述往後的治療計劃。又見他們對病人不醒人事很擔心，便安排醫生向他們解釋病人的情況，而且在這情況下轉院會有生命危險。經過詳盡解釋及溝通，家人便十分放心，讓病人繼續在瑪麗醫院接受治療。經過十多日的悉心治療，病人終於康復出院。

後來，有一次我到印度廟宇拜神的時候，竟然遇到那位女士及其家人，他們主動向我道謝，亦十分感謝醫院，那時心裡的喜悅真的難以言喻。雖然只是當了簡單的翻譯，沒有在臨床上作出任何治理，卻可以讓病人安心留院治療及康復，感覺像是我救了一個在死亡邊緣的人。

醫護無國界



廿載溫情遍杏林
Jack SINGH, ARAMJIT

我是印度人，在瑪麗醫院做了十五年護理工作，縱然膚色與其他同事不同，但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。跟其他醫護人員一樣，我會盡心盡力照顧病患者。我明白自己的膚色會令病人及家屬對我特別關注，因此更要求自己在工作上要特別小心，為病人做每一個護理程序時都要小心思量，不容許錯漏發生。

我覺得自己與其他護士不同之處，也是令我感到自豪的地方，就是能作為少數族裔病人與醫護人員溝通的橋樑，讓受到病魔折磨的病人及擔憂的家屬，清楚明白醫護人員講解疾病的情況及所需進行的醫療程序，消除他們因疑惑所造成的憂慮，讓說不同語言的病人都得到最貼心的照顧，安心地接受治療，早日康復。

少數族裔的病人到醫院求診，往往因為言語不通而感到害怕及不知如何是好。還記得有一次，一名約二十歲的印度籍女士因為肺結核入院，情況頗為嚴重。為減低她傳染給其他病人的機會，醫院安排她接受隔離治療。她入院當天正好碰上我休假，但翌日我當值的時候，同事就向我提及這名病人，並指她的家人很擔心，一直在病房外等候，亦不時拉着病房的護士，語帶激動地說了一番旁人沒法明白的話，好像是有什麼不滿似的，同事於是着我去了解一下家屬的需要。

這當然沒有問題，我走到病房門外，已經見到一大群人坐着等候。他們見到穿着護士制服的我，都感到十分驚訝，因為在香港醫院內有印度籍護士實屬罕見。驚訝之餘，他們亦立即衝上前，向我表示想為病人轉院。我立即向醫生了解病人的情況，並傳達了家屬的要求。主診醫生指出，病人在昏迷中且情況嚴重，需要呼吸機幫助呼吸。但家人曾向醫生表示，對於只可隔着玻璃看望病人感到十分不滿，不明白為何只有他們不可探望病人，所以就算經濟條件不太許可，亦希望轉到私家醫院，方便他們探望及照顧病人。

真相終於大白！

原來，家人只是不明白病人需要隔離的原因。我便向他們解釋並詳細講述往後的治療計劃，見他們對病人不省人事而擔心，便請醫生向他們解釋病人的情況，並如實告訴他們，病人在這情況下轉院會有生命危險。經過幾番詳盡解釋及溝通，家人終於放心，讓病人繼續在瑪麗醫院接受治療。經過醫護人員十多日的悉心治療，病人終於康復出院。

後來，我有次到印度廟宇拜神的時候，竟然遇上那位女士及其家人，他們主動向我道謝，亦十分感謝醫院的照顧，那時心裏的喜悅真的難以言喻。雖然我只是當了簡單的翻譯工作，沒有在臨床上作出任何治理，卻可以讓病人安心留院治療及康復，但仍感覺像是自己救了一個在死亡邊緣的人似的。

編按 正值醫院管理局成立二十周年，本欄邀請了醫護界前線員工親自撰文，與讀者分享工作感受。本文作者為瑪麗醫院成人深切治療部護士



■ Jack SINGH, KARAMJIT 最感自豪的是，自己能作為少數族裔病人與醫護人員溝通的橋樑。

（承蒙信報准予轉載，謹此鳴謝）